

典藏

ARTCO CHINA

读 天 下

2018.04 今艺术

收藏的力量

乔志兵 | Andrew Ruff | 王珺 | 陆寻

人 物 董梦阳



ISSN 2095-2112



国内刊号：CN22-1401/G2
邮发代号：28-439
RMB 38.00





展览场景（摄影/Eugene Neduv, ©2018 费尔南多·维利, 朱喆, 图片提供: 否画廊）

先办正事

文 | Jonathan Goodman 翻译 | 闫雨

在否画廊高挑的天花板下，整个“费尔南多·维利纳和朱喆：先办正事”展览就像是一件由未装裱摄影作品组成的整体装置。摄影作品部分由传统照机或者手机拍摄，亦有部分作品是在电子游戏《侠盗猎车手5》的虚拟世界中拍摄。巴西艺术家费尔南多·维利纳和中国艺术家朱喆既是

展览的艺术家，也是策划者，意在揭示出摄影在当今的社会扮演的角色。正如展览资料所言，这些图片构建了一种意识流，直指了当今社会中受计算机技术引导的审美。这种审美虽没有主导展览的审美导向，却在展览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展览中的摄影作品涵盖了城市生活的真实街景，抽象的摄影作品，与《侠盗猎车手》游戏中的虚拟场景。展厅中的一堵墙则直接布满了各种颜色的单色矩形方块，似乎从源头上否定了摄影的意义本身，而这种探讨正是本次展览的真正主题与两位艺术家的兴趣所在。拜科技发展所赐，摄影如今已经日臻成熟，然而这种成熟不可避免地弱化了摄影在追求审美上的历史责任，技巧上的巧思似乎已经盖过艺术本身。这种趋势，当代艺术对流行文化的偏好以及摄影媒介本身的承载力，结合了高度概念化的观展体验，与维利纳和朱喆两人的艺术创作一起构建起了这个展览。

展览看似恣意随性的布展旨在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摄影创作中越来越多地用随机并置和技术创新来取代人力思维上的探索。在这场展览中，我们能发现许多不同的情景与叙事模式，引导着我们去探索创造本身。在其中一组三张照片中，我们看到左边是一只拿着烟头的手，别无他物；在中间是一张抽象的大照片，主体是桌子上的灯光；而在右边则是一张完全随机的图像：一个汽水杯、一根吸管，还有一本打开的书。所有这三张照片都带有一种抽象性——我们能够辨识的具体物象都被包含在更大的、且或多或少带有非具象意味的构图中。为具象摄影带来抽象性，意味着维利纳和朱喆正在探索当今视觉文化中照片的本真含义，这种视觉文化已经将抽象概念融入了数十年来的创造性尝试中。他们同时也在尝试一种完全基于随意的审视来发挥随机创造力的方法。这种想法与现代形式主义相距甚远。它反映了当代艺术流行化的趋势，偏好更原始、粗犷、未经雕琢的展示，而非早期艺术在形式和概念上的精雕细作。与此同时，本次展览也反映了两位艺术家对哲学内涵的关注——倘若没有概念上的基础，这些作品很容易因为其形式上的漫无目的而失去应有的价值。

那么，作为观众，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单纯以图像角度来理解这些作品似乎远远不够。与此同时，优秀的艺术作品又不能仅仅从理论上被解读。无论这些作品的表现形式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它们都必须是一种综合的呈现。展厅中有面布满了不同颜色抽象色块的墙，它们呈现出一种爆发的状态，我们能从纸上的排列中看到非具象物件本身的吸引力。而矩形的并列天生就令人愉悦。同时，这件作品在整个展厅中起到的作用也不能被忽视。比起本次展览中其他现实主义的摄影作品，它似乎完全能够分庭抗礼。为什么？这正是因为它有着独立的美学追求，所以即使它远不是任何可以辨识的物体，最终呈现的效果也会很出彩。自有艺术以来，抽象的美就一直伴随着我们，尽管它常常隐藏于形式之中。就“先办正事”展览

本身而言，展览的局部和整体都告诉我们，抽象的概念既可以单独展现，也可以成为更大设计的一部分。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抽象能否以任何方式与整个展览冷静而不动声色的主题联系起来？这个问题非常有趣，因为我们正在试图寻找展览中精心设计的艺术与充斥其中的随意感之间的联系。诚然，观众很难从这个展览氛围中联想到严肃的主题，但这是一个必要的探索，尤其是这次“先办正事”展览中，这种自发性弥漫在随机的图像主题与整个布展设计中。

也许正是因为想在某种程度上避免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维利纳和朱喆回到了电子游戏《侠盗猎车手5》中，在完全虚拟的世界中创作艺术作品。在这款游戏中，玩家可以在直接操纵游戏角色在游戏中拍摄，其体验跟真实世界中拿出手机拍摄类似，而不需要玩家本人用相机间接拍摄游戏机屏幕。展览中的一些照片来自这个游戏里拍摄的场景，进一步混淆了真实和虚拟世界的界限。维利纳用自己的手机基于游戏编辑了一段视频，并用自己的手机呈现，而在展览之中他会将手机留在画廊，过一段剥离手机的生活。来到画廊的观众可以在维利纳的手机观看这三分钟的视频。对于那些玩过《侠盗猎车手》游戏的人来说，这些图像是熟悉的——大多数照片是在游戏中的自然场景，从小小的手机屏幕中映现出的虚拟户外场景看起来相当真实，但与此同时，我们又清楚地知道这些完全是虚拟的。人们越来越能理解这就是艺术创作的方式，但是一定程度的怀疑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它越来越被人们接受，而且这些虚拟的创造物也变得和真实世界中的事物一样真实。

也许这就是“先办正事”展览的真正意义所在：人造现实与真实世界的并行存在。这场展览引导着我们走向了“人造”与“真实”之间的和解——毫无疑问是一次可疑的和解！但它看起来越来越如此。尽管“先办正事”有其自身的完整性，但与此同时，也许我们应该为失去真实性的艺术感到担忧。当然，艺术家从形式与主题多个层面上证明了它作为艺术上的正统性，但合法性问题依然存在。事实上，这场展览越出色，就越昭示出我们正在从一个真实的共鸣转向一个由技术主导的、虚假的存在。

费尔南多·维利纳和朱喆：先办正事

否画廊，纽约

2018.2.16-3.18
